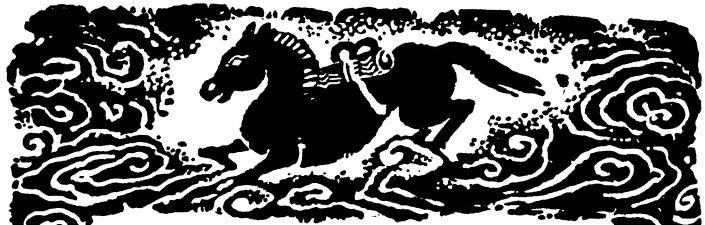
張氏詩說

詩說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詩說

惠周惕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借月在前故據以排印並附指海本所載提要於後

甚哉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刪定六經教授弟子於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反覆興嘆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著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字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於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作本義蘇潁濱城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宋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歐蘇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幷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厭常喜新屏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雖悖於經畔於道弗顧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嘗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攷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許者歟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於時嘗事嘗以其名聞徵詣公車以父憂不赴人咸爲之侘傺太息焉然今天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抗古今稱道盛美作爲詩歌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爲錄一通序而藏之以竢焉癸亥秋七月濟南德水田雯書

濮與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恆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彙於一。蓋無甚於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於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謂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者。其辭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紬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卽如一關雎也。魯詩至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一黍離也。齊詩至謂衞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一芣苢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若高叟之固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肄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於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尋章摘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吾門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其於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恍若有悟。間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家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贍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諍子矣。余固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聞見遺忘。輒撫卷嘆息。以爲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邱南老鈍汪琬序。

詩說卷上

清 東吳 惠周惕 硯谿著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小大。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小大。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正之名立。而辯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鹿鳴同一宴賢也。大小何以分耶。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軍容不同故也。卷阿爲成王。鹿鳴爲文王。王之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宜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作頌者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爲之也。小雅非復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於理爲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既以政爲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辯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義不存乎大小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救王訓。左傳。聽輿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刺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詩。師箴瞍賦。矇誦諫。亦

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遂誦之。漢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祕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舉其詞曰頌也。豈宗廟之詩。既歌之而復誦之歟。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歟。既比其音。復誦其辭。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至於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疎越。一唱而三歎。又曰。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豈卽頌之義也歟。

鄭氏頌譜。頌訓爲容。蓋漢讀然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卽頌也。

正變之說。出於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葉氏（見段氏程氏集說）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略言之。如美衞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衞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莊姜傷己。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時。衞女思歸。思君子。南征。復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爲勸。刺者可以爲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不可也。謂周召爲正。十三國風爲變。鹿鳴以下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自黍離降爲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

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爲詩。則周召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歟。詩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卽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於詩亡之數也。苟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於幽厲矣。列國之詩。終於株林澤陂。則風亡於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於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於無王。風之亡亡於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齊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柄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也。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爲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於物而後興。卽所興以爲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狡童、褰裳、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

篇篇有之。傳獨於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謂之興。則幾於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簡兮至卒章始云山有榛隰有苓之類是也。）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爲興。則又拘於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爲三。無乃失之愈遠乎。

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於其間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於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於比。綠衣比詩也。而兼於興。頍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或曰。文王於商爲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爲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是諸侯。則周南宜後於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解。因取魯詩衰周之說。以爲近之。而朱子謂子孫無故播其先祖之失。於理未安。然於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爲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跡其自始。以爲太姒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弦歌周南召南之詩。則周公作儀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召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歟。抑公采之而付之太師歟。既爲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讀其詞。有勸勉教誡諷諭之意。蓋欲爲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

何嘗謂如何羣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耶古之燕享皆有樂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者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耶曰不然也作詩之意或本於文王太姒而周公隸之爲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爲后妃夫人者矣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累世婦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爲文王耳其實不可考矣若泥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謂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周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爲周南召南其說然歟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魯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有文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或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廿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奭是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耶爲文王耶揆之二者俱未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美焉兼取當時國人之所作而繫之所謂善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微獨二南而已豳七月八章舊謂詠后稷先公時事未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獨謂之文王何也

魯之無風也鄭曰周尊魯故巡狩述職不陳其詩其果然者耶幽厲以後王者之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誰采而誰錄之耶天子賞罰視其詩之貞淫天子尊魯何妨采其詩之貞者以示異於天下乃併其美而掩蔽之安在其尊魯耶縱天子不采魯亦不當自廢何季札觀樂徧及諸國而魯乃寂無歌詩又何耶魯

之有頌也。鄭曰。孔子錄之。同於王者之後。蓋言褒也。朱子曰。著之於篇。所以見其僭。蓋言貶也。是皆泥風爲諸侯之詩。雅頌爲天子之詩。故致論說之紛紛也。余聞之師曰。（類纂詩問）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雅頌之中。小雅有賓之初筵。大雅有抑。頌有魯。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衆說之紛紛矣。

詩說卷中

其風肆好。風之義也。風自火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被。君子知及物之理焉。求風之所自。君子悟反身之學焉。

葛覃之詩曰。曷濟曷否。歸寧父母。言女子之適人者。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蜎蠉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之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牴牾如此。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趙匡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衞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荒遠不可據。就令可據。則詩止言遠兄弟可已。何以幷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且昏禮昏義。亦當載歸寧一條。著其儀節云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應詳於未昏之前而略於既昏之後。如此其疎脫也。愚嘗求之孔子之意。而知歸寧之說非也。於何知之。於春秋知之。春秋莊二十七年冬。書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正與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寧惟是。春秋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于讙。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於洮。皆譏也。齊僖於姜氏。魯莊于伯姬。父子也。父之於子。猶不可送焉會焉。況女之來歸於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亦非禮乎。曰。此毛傳之誤。非詩意也。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云云。蓋以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貽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長。而毛傳因左氏誤焉。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惟穀梁氏爲知禮也。夫趙匡曰。譏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桓公女也。杜氏先於趙。必有所據矣。汪氏曰。伯姬叔姬若皆桓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求婦。則年踰七十而猶至魯。未可必其爲桓公女也。

又六國時左師觸龍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六國時且然。況文武之世乎。

桃之花後於梅。而詩以與男女之及時。梅之花先於桃。而詩以與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花。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蕡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傾筐墜之。則過時而美盡。其育不繁矣。易曰。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若婦士夫。亦可醜也。

人臣之於公也。勞則於私也必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而家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間寒暑。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愛之深。不覺詞之贅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微其詞也。又左傳有返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

餘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詩疑問曰儀禮鄉飲酒射燕禮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采蘩采蘋不及草蟲何歟朱氏發其端而未有解請得而臆對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蘩言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婦德之大莫大於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射燕飲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事婚禮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於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於褻矣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坊記曰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詩之不歌草蟲蓋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然則召南有淫詩歟曰不然序言能以禮自防則樂而不淫者也

舊謂草蟲在采蘋後此徒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也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禮也傳曰凶荒則禮殺猶有物以將之野有死麕墓田之獲而分其肉疏曰禮雖殺須有物以將之故欲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人所言甚爲有禮而序何言惡無禮乎且吾未聞婚禮之用麕肉也按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繡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禮有幣必有皮也故士婚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注謂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皮以鹿皮也又婚禮摯不用死帛必可制今曰死麕則不中禮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禮之皮而又苟簡將之矣非禮而求婚

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言死鹿之不成皮。猶樸樕之不成林也。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束者不可解。白者不可玷也。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婚之節。野麕之刺興。豈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爲東遷時作耶。

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爲武王。安城劉氏引棫樸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稱王后、江漢之稱文人以實之。蓋肯人誤認二南爲文王時詩。故曲說羨言。先後承襲若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棠行露。爲思慕召伯。則非作於召伯在位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耶。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尙循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於後者遠而被於人者深矣。於是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爲齊襄公。一在十一年爲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十一年書王姬歸於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固美謚。又與肅雝之意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箋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據。恐是采齊魯韓三家說也。

單襄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故彼苕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

室之衰也一繫二南之終一繫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邶鄘先衞魏先唐或曰不與衞晉之滅國也然檜滅於鄭何以不先於鄭且晉之滅魏左氏傳有之衞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據也今讀其詩皆衞國之事而山川土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於淇鄘曰送我淇上衞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在彼中河邶曰河水洋洋誰謂河廣俱非隣封異域也季札觀樂歌邶鄘衞曰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沫鄉即酒誥所謂沫邦沫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邶鄘故商之諸侯武王滅之以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衞之名邑尚仍其舊故所以作詩繫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鄘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謂之三監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鄘蓋據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於康誥辨之詳已

張氏曰邶鄘衞其音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衞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別之歌鄭歌檜則遠之別之可也遠之義則鑿矣

燕生子則委巢爲戴嫗比也（燕燕・鳩知雨則逐婦爲棄婦詠也）（伐柯之三章）鸛聞音則鳴和爲朋友言也（木瓜・伐木・四牡三章）鳩無戾鵲性善飛得風而逝譬賢者之見幾決也（晨風・）雎性專一擇木而巢教使臣之行止愼也（鳩之三章）天之孽言亂政之治難期也（小宛・）隼無一定之棲言訛言之息無時也（河水・）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然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息故夫婦有相棄乖

其和也。朋友不能終過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於谷風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堇荼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性土宜。何以相異如是。按堇有二種。爾雅曰齧注。謂堇葵。卽內則堇荁枌榆之堇。曰芨注謂烏頭。卽晉語驪姬賓鴆於酒賓堇於肉之堇。荼有三種。一苦菜。一茅秀。有女如荼。一陸草。以蘑菜蓼是也。茅秀陸草不可食。風雅所謂堇荼。明非烏頭。茅秀陸草而皆可食矣。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注。堇類也。爾雅荼苦菜注。引詩誰謂荼苦。本草荼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圖云苦菜生於寒秋。則知荼與堇同時而生。同時而食。故詩人以二物並舉也。然爾雅於堇荼俱言苦。而本草獨言堇味甘。邢昺爾雅疏則謂古人語倒。堇之言苦。猶甘草謂之大苦。則堇之味甘可知。堇荼同類。不應堇甘而荼獨苦也。竊嘗深求邶風詩人之意。荼本不苦而謂之甘。猶已本不惡而謂之惡。愛憎之情乖。美惡之形變也。昔人誤解邶風。郭璞因邶風誤注爾雅。幾疑雅詩所言。乃是抵讕。直辭。亦可一笑矣。孔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烏頭釋堇。信如孔說。將使鴆生於周。亦不殺人者耶。苦堇堇草。爾雅分別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荼苦菜。生山口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證。

蝃蝀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爲女惑男而蠱。朝隮於西。陽方之氣。交於陰。爲男先女而咸。故得雨則虹滅。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

詩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衞侯之妻。美韓侯則曰汾王之孫。蹶父之子。

永嘉陳氏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也余謂詩人之意不止此蓋有重婚姻別姓氏之義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衛宣公爲子娶於齊而自爲娶則婚姻亂矣聃叔娶於鄭晉獻娶於賈魯昭娶於吳則姓氏不辨矣惟爲明著其所自來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則顯然有卑不得配尊賤不得配貴同姓不得通婚姻之義此詩人之微旨春秋之筆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傳惟竇太后曰良家子餘則曰生微曰故倡曰母賤兒其亦詩人之意也夫

左傳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序亦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則碩人之詩所以憂無子而受制嬖妾非徒詠其美而賢也其三章曰碩人敖敖說於農郊所以弗無子也月令仲春祠高禖焦喬謂高禖祠在南郊仲春往祠值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尚禱尼山則諸侯之祠高禖禮未必禁也既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之有子故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也如是而無子則嬖妾之寵固州吁之禍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猶白華之刺幽后而言滤池北流也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言葭菼擢則鱣鮪依有罛無所施猶莊公嬖則賤妾張有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激流兒葭菼衆多兒孽孽不順兒施罛不安強大之魚不能制也蓋得詩人之微旨矣

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於齊曰莊姜矣又娶於陳曰厲嬀戴嬀矣吾不知夷姜爲莊姜之娣耶抑更娶於齊者耶傳何以不詳也又曰爲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是爲宣

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使盜殺之。幸壽竊急子之旌以先。亦見殺。今二子乘舟之詩是也。衞莊之沒。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尙在邢也。州吁殺而宣公立。在魯隱公四年。其卒也在桓公十二年。則宣公在位纔十九年耳。卽位而烝夷姜。必踰年而後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計已十五六年矣。宣姜之生壽及朔。又必更歷二三年。至宣公之卒。朔猶在襁褓。而能與其母構急子耶。壽長於朔僅一二年。而能載其旌以越竟耶。計急壽之死。當在公子朔卽位之後。不然。急子之譖。獨宣姜爲之。而惠公不知也。魯史記事。或得於赴告。或得於傳聞。隱公初年。未與衞親。記事容有不核者。未可知也。

左傳。惠公之卽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蓋未詳考也。

次王於衞。傷周也。衞懿公滅於狄。而廬漕。周幽王滅於戎。而東遷。甚矣周之似衞也。然衞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焉。重傷平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初以離離者爲黍矣。而不知實稷也。憂思之深。黍稷不能辨也。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初以蓼蓼者爲莪矣。而不知實蒿也。哀痛之至。莪蒿有時眩也。

平王東遷。申侯遷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構西戎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申危。故遷王近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揚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也。董卓之將築郿塢也。遷帝於許下。申侯之意。其曹董之智也歟。

周之東遷。君臣銜膽棲冰之日也。乃有執簧執翿以爲樂者。何哉。呼曰君子。著其位以責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憂者憂必及之。翟難所以復作也。

葛藟而善緣也。采葛。讒言之中人。善類之獲免者寡矣。苓甘而易入也。采苓。讒言之饒人。君子之不茹者鮮矣。故臭香亂蘭艾不能保其聲焉。喜怒易則甘苦有時失其味焉。

彼留子嗟。傳謂留大夫氏。按說文留從卯戶開爲卯。卯爲春門。戶闔爲酉。酉爲秋門。則留自從卯。卯爲酉之省文。董逌據此。謂留不從卯。漢人言卯金刀者。緯書之附會也。許氏以劉爲鎦。其轉爲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爲鎦。或爲留。豈古文從省。留與劉通用耶。後世留異。又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爲劉氏。然周大夫有食采於劉者。豈又其別系耶。周故有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說。未爲無據也。傳謂子嗟。留子字。子國。留子父。其言則近於鑿。嗟者語助。國者食邑也。留仕於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詩維參與昴。傳曰。昴。留也。陸氏音義。昴一名劉。蓋古讀昴爲留。故蕭尤等韻通用也。

朱子釋詩。據夾漈之說。凡於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詆其謬。改爲淫奔之詩。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鄭國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者也。三十年中。公子五爭弒奪數見。既立昭公。又立厲公。已而厲公見逐。昭公入。卽弒昭公而立子亹。子亹殺於齊而子儀立。子儀立十四年。又弒之而納厲公。易君竄國。等於兒戲。君臣之變。未有甚於鄭者。豈區區淫亂之罪。足以蔽其辜哉。朱子欲絕鄭而實寬其大惡。亦

弗思矣。

衞俗之淫也。鄭、聲之淫也。今以事跡之。衞宣之惡。亘古未有。鄭則無是也。自朱子指斥鄭詩。其惡幾浮於衞。固已輕重失倫矣。至金華黃魯齋。則又取衞黜鄭。削去鄭詩十一首。尤近於僭矣。彼見雉雉引於論語。淇澳引於大學。而鄭獨不然。是以取此黜彼。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敝笥序謂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改桓爲莊。誤也。夫之能禁其妻。不猶愈於子之能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於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淫亂。桓公實導之。故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噫然桓公亦在從之之內矣。且南山刺齊襄猗嗟刺魯莊。而桓公反無一詞及焉。豈理也哉。

猗嗟之詠魯莊也。先辨其長短。次審其眉目。終得其趨蹌步武彎弓執矢之狀。非親見而還觀之。不能詳悉如是。是爲魯莊適齊時作。可知也。按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於蔇。是時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與齊侯會于北杏。冬又盟於柯。十五年又會于鄄。皆未至齊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莊公如齊。惟此以意求之。當在納幣之年。蓋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禮往齊。國人聚觀。固其恆情。而又親見文姜昔年淫亂。疑其類於襄公。於是注目諦觀。知其非是。而始忼然曰。展我甥兮。則人言藉藉。從此衰止。其詩之有關於魯莊者大矣。

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國。何哉。蓋儉之極者必貪。伐檀碩鼠所以作也。國小民貧。掊克不已。安得不亡。

晉言唐。從乎封地也。左傳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

繁膏其子孫。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號太叔爲唐叔。而命以唐誥也。國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爲大甲。以封於晉。則晉之名晉。自唐叔時已然矣。史記晉世家。以子燮因晉水改唐爲晉。蓋史遷時左傳未行。故亦不見外傳。宜其言云爾。而後人至今仍之。何也。詩總聞曰。子燮諡晉非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爲晉。當是以燮諡號爲晉美名也。唐侯諡晉。衞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王賓說詩穿鑿類如此。尤不足據也。

敬爾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下民易之矣。修爾戎兵。所以詰其武也。弗馳弗驅。則四隣侮之矣。夙興夜寐。灑掃庭內。所以無廢事也。弗灑弗掃。則門內無訾省矣。琴瑟酒食。燕樂嘉賓。所以無遺賢也。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牲嗇者愛皮壺漿。好儉者不事邊幅。至于客坐生塵。宮壁不設。自謂減衣節口。生殖日繁矣。豈知死隨其後。而終身勞攘。卒爲他人地耶。

揚之水。序謂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畔而歸沃焉。歐陽詩本義。亦云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竊以爲不然。其詩雖刺昭公。實刺桓叔也。桓叔之傾晉。惟潘父樂賓之黨從之。國人弗予也。其謀已泄。微聞於晉。晉之臣如師服者。已知晉之不能久。特昭公弗知耳。故其時深識遠慮之人。如師服者作此詩以儆桓叔。蓋亦無謂秦無人意也。其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見之審也。水之渟蓄者能鑒物。激揚之水。似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謀。其可掩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

明言之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樂。不直言不憂。而言何其憂。皆抑揚其辭以見意也。人有異志。容止改常。見者必從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謀者必不免。則假爲喜樂於桓叔之前。詩人之所以免禍也。然其情迫而其詞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見殺也。若云民樂而從。則將爲諱之不暇。而敢曰我聞有命乎。曲沃竊晉。晉人始終不予。及武公殺晉侯緡。賮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晉人始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水。椒聊。無衣。悉是刺詩。而序謂國人叛而歸沃。君子見沃能修其政。箋謂國人欲從桓叔。歐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言王者五。衞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之詩曰王事靡盬。秦之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此編詩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衞伯兮箋言宣公從王伐鄭於邴之北門。則未有說。然序於匏有苦葉曰刺宣公。至新臺亦曰刺宣公。則自匏有苦葉以至新臺。皆宣公時也。伐鄭之役。邴人或與焉。則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繫之也。晉之鴇羽在春秋前。其事無所考。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於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箋謂此責康公詩。鄭蓋見前晨風詩爲刺康公。故亦以此爲康公也。然考康公之卽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於王。而詩曰王于興師。曰與子偕行。則實有其事矣。按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使簡師父告於晉。左鄢父告於秦。二十五年春。秦伯師於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于溫。天王因是狩于河陽。此皆穆公時事。疑此是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編次之誤。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謂共

公共公於魯僖九年卽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幾於無歲不往。自晉文入曹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不振。宜其思王與邻伯也。

夏屋渠渠。傳不詳註。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於我廬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於先君食則受於今君。朱子集傳。頗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逸齋補傳。謂左氏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昔人尙以山川比飮食。則況以夏屋不爲過。其言似是發明鄭意。然未有證也。按魯頌籩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枘。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飮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半解其體。升之於房。則風之所謂夏屋。卽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卽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第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公所以食大夫者。意秦國僻遠。曾僭用是禮以饗大夫歟。立飮之禮。設几而不倚。俎盛而不飮。非體解節折。可共飮食。或者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異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者。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彼言食於公。此言食於家也。東門之楊。序謂婚姻失時。女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於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既而肺肺。終則至於枯落。故曰後時也。

衞懿公之滅也。士室不能捄而齊救之。禮樂征伐。不在天子。故衞風以木瓜終。木瓜卽接王黍離。此世道升降之會。陳靈公之弒也。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中國。故風詩以澤陂終。

詩始周召。見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雅終召公。見二公不作。周不可爲也。春秋之能爲周召者。其惟孔子乎。同我婦子。勤稼穡也。爰求柔桑。修女紅也。女心傷悲。重婚姻也。載纘武功。教戰事也。塞向墐戶。居之安也。采荼薪樗。食之節也。嗟我婦子。幼有所長矣。爲此春酒。老有所養矣。八執公功。使民以時矣。築場納稼。萬物告成矣。獻羔祭韭。滿疾不降矣。於是舉鄉飲而正齒位。入學校而賓賢能。彬彬乎王道之成矣。

詩說卷下

比常棣於兄弟。一本之榮。無偏萎也。與伐木於友朋。衆力之聚。無廢功也。故安樂而棄兄弟。是自靡其本矣。富貴而棄友朋。是自翦其助矣。

文王之於混夷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禦之。又遣戍役以守衛之。觀采薇出車杕杜三章。經書之次第。防禦之精密。尙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後。一壞於穆王。再壞於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遷畎夷於太原。則朔方之險。吾與彼共之。而防禦不足恃矣。宣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隍。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疎矣。而又東征西討。以自挫其威於千畝。則畎夷有不窺其隙而動其心者乎。幽王之禍。吾固於宣王時卜之矣。

敖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左傳所謂設七覆於敖前是也。又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郡縣志。敖鄗二山名。通鑑地里通釋引詩爲證。而外傳又有杜伯射王於鄗之文。周春秋亦言宣十會諸侯田於圃。杜伯從。道左射王。豈圃卽圃田。鄗卽敖鄗之鄗耶。（鄗箋。甫艸卽圃田。）第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折弢而死。考之詩詞。與此不類。以意度之。杜伯者。公子彭生之類也。襄公見彭生未嘗死。杜伯射王。當亦未必死也。且外傳第言射王。不言王死。豈周春秋附會以言死歟。韋昭注。鄗。鄗京。不知何據。姑存此以俟博雅者論定焉。

鴻鴈之子於征。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朱子集傳云。流民自相謂也。按周禮地官。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廩人掌九穀。以治年之凶荒。令邦

移民就穀。旅師遺人皆十廬人有下大夫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卽詩所謂之子者也。劬勞于野。言之子拊循流民。身親勞勤之事。所以美之也。若流民相謂。豈特劬勞而已耶。

維熊維羆。兆幽王之禍。維虺維蛇。兆褒姒之亂。安在其爲祥哉。豈宜土末年。好言符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歟。此端一開。無羊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紛紛藉藉。相率而爲訛言矣。

周室之亡。訛言亡之也。民言無嘉。訛言起於下矣。具曰予聖。訛言煽於上矣。婦有長舌。訛言及婦人矣。蓋訛言興則是非眩。是非眩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譖行。讒譖行則禍亂及。必至之勢也。齊之梁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訛言類也。五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序俱謂刺幽王。鄭譜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正斬四國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厲王時。沔水箋云。諸侯妄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尙能治諸侯。故論語注征伐自諸侯出。從平王爲始。三家之說。已乖刺不相合矣。而詩言亦有可疑者。四焉。幽厲之將亡也。召公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室將亡。皆懼而誡其將然之辭。今曰國既卒斬。曰宗周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期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訓天子乎。里巷小民爲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直言家父作頌也。其可疑一也。檿弧箕服之謠。雖聞於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夫亦何敢言。今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

年天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謂爾遷於王都箋以爲王都爲巖刺羣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巖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宣王乃得解厲王之流宣王尙不能從而謂羣臣能從之乎且巖不聞有都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爲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卽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卽春秋之尹氏其爲平王時無疑矣公羊於尹氏卒爲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爲不甚懸隔矣驪山之禍振古未有作詩示誡正宜明言曰旣斬曰威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於平王爲讐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慮其直而罹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羣臣之不從遷者左傳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爲之解也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春秋託始於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甚偉因廣其意而詳辨之

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孫莘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是蘇說者則以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漢歷無幽王八月朔日食之事惟唐歷有之出於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衞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至亦有災又漢歷古歷有差古歷無推日蝕者王基獨言周無八月辛卯交會之事不足信以此兩說牴牾又有從而爲之辭者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歷皆無推日蝕法通鑑皇極經世秦

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申歷有三年之差後之算歷者於夏之辰弗集於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踈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俟遠引卽觀下煜煜震電之句已知鄭說之誤豈有八月震電而詩人詫爲災異者哉

月令仲秋雖有雷始收音之句然歷考春秋史漢記異未有書秋月震電者知此時雷電不足爲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隱二年莒人入向杜注向小國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晉書地理志魏武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譙城父鄲山桑龍亢蘄銍是在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晉書地理志河內郡漢志統縣九野王州懷平皐河陽沁水軹山陽溫軹小注故周原邑是在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正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於東都則近於西周則遠皇父若爲幽王卿士何爲食采遠地其爲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安得盡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是百辟書曰司寇蘇公以長我王國皆言諸侯也諸侯之國遠近惟命非若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國固有間矣曰樊曰蘇皆國名未聞河內有向國也若前所謂龍亢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書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毛傳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爲卿士。又握兵柄。曾與司徒黨妻之黨。惑亂幽王。以致亡國。及至平王。尤驕恣不臣。天子不敢問。下民不敢言。詩人特歷數其罪而切責之。黨妻以上。數其前日之惡也。抑此以下。數其今日之罪也。胡憯莫懲。所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卽我謀。所謂人言不足恤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擇。非命於天子也。不遺一老。有強劫諸侯之勢焉。以居徂向。有不奉朝請之心焉。平王乘亂東遷。依人立國。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厲雖衰。威令尙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常父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孫。疏曰。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國危主弱。老將驕恣。亦自古有之也。

外傳。史伯謂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立以爲卿士。史蘇亦謂褒姒與虢石父比。而逐太子宜臼。則幽王卿士乃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謂節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時詩。其下小宛小弁。一刺宣王。一刺幽王。安有平王之詩。而在幽宣之前耶。曰。詩體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失其倫次者多矣。鄭氏大小雅譜。固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漢初師移其第。十月篆亦云。則簡帙錯亂。非本來之舊明矣。節南山一章。安知不在移之之中耶。

或曰。節南山舊謂終南山。終南似宜在岐周地。不應在東都也。曰。詩言南山屢矣。五在雅。二在風。在風者。周南齊風是也。以南山爲終南。則齊風亦言終南耶。且秦風終南何有。則終南自有名稱。何不直指而改

言南山也。又詩曰。我徂東山。曰陟彼北山。曰北山有楊。何以不言東山北山爲何名也。意詩言南山。猶門言東門。國言南國之類。凡在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爲終南乎。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盟詛興而政教號令始不行於天下。故詩以是刺。春秋以是貶也。

外傳。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是叔向附會之說。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是也。

沔水詩曰。吾友敬矣。讒言其興。雨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小宛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言敬。惟此五篇。所以示人處亂弭謗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國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箋云。極東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也。賈疏云。鄭意以日出東方而西流。故言東表爲近日。以極東爲大東。正與魯頌之詞合矣。遠言大則近言小。又可知矣。譚在濟南平陵縣。實是東國。因其國而及其隣封。故言小東大東也。

舟人之子。傳曰。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朱子集傳用毛說。按集古錄庚父敦銘。有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爲舟。又以爲井董廣川以爲朱鮪。集字舟爲古文周字。顧野王釋亦引詩爲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母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卽爲周。舟人之子卽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按外傳。禿姓舟人。則周滅之。

韋昭注舟人國名韓詩外傳文王舉太公於舟人舟人見經傳者惟此姑存以備參考

熊羆是裘承上粲粲衣服似不必以裘爲求也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臣后妃也劉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譏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爾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箕尾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所生所以爲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曠職則人君爲虛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宮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杜皇后未崩之前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后崩故知織女爲後宮也此章前後詩俱刺幽王大東所謂織女豈卽豔妻之類耶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也睆牛刺將帥也注牽牛卽河鼓天文注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爲將帥也不服箱言其驕悍不可制也啓明謂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爲月食晚爲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爲邊兵爲下犯上餘亦同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邊兵必興鼜山之禍詩人其先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與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律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爲帝居天文志曰斗爲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言箕斗爲后與王也詩曰哆兮哆兮成是南箕疏云

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婦有長舌也。西方之揭。猶言倒持太阿。授人以柄也。蓋此詩與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則明刺。此則微言耳。歐陽公謂維天有漢以下。仰訴於天之詞。朱子仍用其說。果如歐言。則三恆列宿。皆可控告。何獨及是乎。箋言衆官廢職。庶幾得之。惜未詳言也。

杵三星在箕南。糠一星在箕口前。故以簸揚言。外廚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廚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饗宴。故以酒漿言。詩人不輕下一字如此。

爲賓爲客。賓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詩我有嘉賓。外傳。承王命以爲過賓。易利用賓於王。賓之義也。詩我客戾止。左傳。先代之後。於周爲客。易有不速之客。客之義也。祭祀之賓。舉自宗人。儀禮所謂遣賓就主人。皆盥於洗長杜是也。燕享之賓。擇於大夫。儀禮所謂命某爲賓是也。入則降而拯。出則奏陔而送賓。禮訖。然後與客宴。儀禮所謂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是也。賓之與客。禮固分言之。先賓而後客。詩與禮皆然。蓋周之禮也。尚書虞賓在位。周禮八議之賓。左傳外傳。或言賓。或言客。蓋偏舉與對舉之異文也。

畀我尸賓。何謂尸賓也。尸者。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立尸而事之。則意主於尸。猶主於親也。尸必筮於廟。求神意之所屬也。既筮宿尸。以筴辭詔。承祖考之意以綏之也。尸必以昭穆。孫可爲王父尸。子不可爲父尸也。既葬而虞。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儀禮所謂女必使異性。不使賤者也。其合祭則男女共一尸。儀禮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爲尹事。皇祖伯某。爲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某之某者。與尸父而名尸。則尸一

人也。其一人何也。別嫌也。何嫌乎爾。禮器周旅酬六尸。尸有酬。禮也。男女相酬。求之實則非稱之名則似也。禮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夫婦且然。何有於尸也。然則虞祭不嫌乎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而後虞。則虞之祭。爲男耶男尸。爲女耶女尸。何嫌乎二尸也。有尸矣。何爲乎復有賓。孝子以人道事神也。人之飲非主不行。非賓不歡。故祝以導尸。侑以武尸。賓以酬尸。而尸安也。則賓爲尸立也。賓爲尸立。則賓尊矣。故尸入宿賓。宗人擯詔之。主人拜之。尊賓也。尊尸也。尊賓則疑厭尸之尊。故賓從主人。位於門外。主人酳尸。主婦洗爵。獻尸。已而後賓獻。不敢以賓自居。所以尊尸也。其尊尸何也。賓爲尸立也。

東南其畝。南者從東者橫也。兩從兩橫而井成。一從一橫而畝分也。南其畝者。溝洫北也。東其畝者。溝澮西也。從必注於橫。橫必通於從。東西之畔卽洫。南北之畔卽澮也。鈎連曲折。可以通車徒。亦可以限戎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法焉。

朱子答呂子約曰。阡之爲言千也。陌之爲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卽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橫。所謂東西之阡。

宴饗小節也。而禮詳載之。飲食細故也。而詩屢言之。何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賢親親之意也。鹿鳴燕羣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友朋。羣臣兄弟友朋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於是爲之賓主以盡其歡。爲之揖讓百拜以習其禮。爲之琴瑟鐘鼓以和其心。爲之酒監酒史以防其失。爲之司射誘射以分別

其賢不肖。蓋明示以懽欣交愉之情。而隱折其驕悍不馴之氣。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聖人治天下之微權也。自宴享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賓之初筵作。於是天子無嘉賓。頍弁之詩作。於是天子無兄弟。瓠葉之詩作。於是天子無友朋。懷疑抱隙。相怨一方。而天下遂自此多故矣。誰謂飲食乃細故哉。

司徒司空。天子諸侯皆有之。左氏傳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是也。（又澤門之皙。古本澤門作皐門。則詩侯亦有皐門也。）

鳶能飛而上戾於天。風益之翼也。魚能躍而下躍於淵。水充其氣也。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生民之詠姜嫄。猶關雎之詠后妃也。后妃之化。遠被南國。則文王所以齊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文武。則帝嚳所以始基者厚矣。故傳於履帝武句。釋爲姜嫄從高辛帝見於天。將事齊敏。言姜嫄之齊敏。則帝嚳之敬德可知。此詩人善於立言。毛公之善於逆志也。鄭氏則不然。以爲祀郊禖之時。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己。此乃上帝之氣也。張融從而附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張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詩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氣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訖。其心不寧。故曰上帝不寧也。其言穢褻不經。不必言。卽如其說。稷非帝嚳之生。則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嚳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推其說之弊。必至楊墨之無父無君。祿山之先母後父而後已。豈不悖於禮而背於教哉。鄭氏之意。不過藉是以文其感生帝說耳。乃附會紛紛。轉展加甚。儕姜嫄於房后。比上帝於丹朱。侮聖褻天。煽惑後世。而感生帝之說。至宋不改。當時人臣。無敢頌言其非是者。

亦可慨也夫。

鄭元之說本於史遷。遷亦附會漢高五帝之意。特未有感生帝之說耳。老泉帝嚳妃一論極正大。子由親老泉子。乃背父而從鄭。張子朱子。宋代大儒。亦左祖康成。邪說之惑人。賢者亦不免也。

太王之遷岐也。先營宗廟。宗廟立。則思邱墓者有所憑。所謂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公劉之遷豳也。先相民居。民居定。則懷妻子者有所歸。所謂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也。然太王因避狄之衆。公劉動安土之民。勢有難易。故事有先後也。

天保之言祭也。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六月之言宴也。曰飲御諸友。烝鼈膾鯉。楚茨之獻皇祖也。曰中田有廬。疆場有瓜。瓠葉之酌君子也。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至於風之烝嘗烝蘋。雅之行葦泂酌。何其儉而易行歟。先王之意。非不知備物之爲貴。多品之爲誠。而如是止者。以爲後將不可繼也。後不可繼。天下必有因此而廢禮者。則何如儉而屢行之爲愈也。先王於一歲中。祀天二。迎氣五。祭地二。宗廟曰羣祀。宴享無算。其間隆殺不同。殺者。大約如詩所謂故屢行而不病其不足也。後世宴享已廢。獨有郊廟之禮。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禮哉。惜乎元祐諸臣紛紛於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諂諛之階也。爲猷不遠。則細娛是玩矣。細娛者。亟亂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國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

子孫之憂也。

抑之四章曰。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豈衞在河朔。密邇北翟。故舉以自儆歟。抑厲王之世。武備不修。將有窺伺闌入之患歟。內修德。則猃狁之亂不作。外修武。則戲之變不萌。所謂遠猷辰告。莫大於此。而奈何聽之藐藐也。

宣懲厲王之亂。欲立威以服衆。故討玁狁。則有六月之詩。征荊蠻。則有采芑之詩。平淮夷。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耶。幽王狃於先世之威。以爲天下不足復慮。專事荒淫。遂以亡國。實宣王之好戰啓之。故王子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貺。至於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荊也。宣王封韓侯於方城。欲以制北翟。封申伯於南陽。欲以制荊蠻。其詩曰。於邑於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意可見矣。然其最失策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圃田之狩。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滎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失。鎬京之形孤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召戎。犄角之形成。幽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於戎。申滅於荊。韓滅於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實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召旻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深矣哉。

春秋外傳。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竹書。宣七年。錫申伯命。四十一年。王師敗於申。按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左傳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外傳。南有荊蠻申呂。又曰。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則申固諸戎也。竹書所謂敗於申。豈卽外傳所謂敗於姜氏之戎耶。第年歲不同。千畝又在河西。未必越國犯闕。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敗王而申侯繼之也。卽此亦可見申國之強。而宣王封之。爲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是東遷以後之姜戎。非宣王時之姜戎也。

禘祀之說。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祫爲一祖宗並陳。昭穆皆列者。王肅之說也。以后稷配譽。不兼羣廟之主者。趙匡之說也。朱文公。楊信齋。皆是趙說而非王說。然細求之。二者皆不能無疑。王謂合羣廟之主。則譽宜占東向之尊。稷退子孫之位。將以稷爲穆耶。爲昭耶。抑虛昭之位而不居耶。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譽。則雖爲禘祭。樂章歌文王而不歌后稷。不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朱子不得其說。於是以序爲誤。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竟無一詩及之耶。按祭法。周人禘譽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合而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祖文王。則文王卽所謂其祖也。曰禘譽。卽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世系。上溯帝譽。始爲受命發祥之祖。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大傳其祖爲始祖。故致詩禮互相謬刺。若直以文王爲祖。而配帝譽所自出之祖。則詩詞禮文。彼此發明。而昭穆之位。亦不必疑

其難處矣。禘嚳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也。或曰。雝既禘。何以不詠嚳而詠文王。曰。此作詩者之旨也。戒時王則陳先世之功。示艱難之不可忘也。述祖德則道子孫之賢。頌貽謀之所及遠也。且揆之人情。安有美其子孫而祖宗不欣說者乎。是詩不及帝嚳。所以頌帝嚳者至矣。

禘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謂烈考爲武王。悞矣。武在昭位。不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趙憙詩疑問又據三禮辨。以祭法爲非是。悞之悞者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爲助。惟朱子集傳於我將維天右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雝詩則仍如鄭說。今按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明堂之祭南向。則南者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祀天。所以向明。鬼道事祖。所以受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雝祀帝嚳於宗廟。宗廟之祭東向。東者嚳。北者文王也。穆本向北。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則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嚳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從文之位而居右。陰陽之義也。通典注。夫人之主處右。賈頊祭儀亦云。夫人版皆設於府君之右是也。韓魏公祭圖以妣位居考之東。故朱子疑有悞字也。

振振鷺。鷺于飛。隋書志謂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頌音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蓋因漢鼓吹朱鷺曲而附會之也。周禮一變而致羽物。蓋樂音和則鷺之飛止適其常。猶君意渥則臣之宴飲盡其歡也。記曰。鼓無當於五音。五音弗得弗和。鼓音和則樂之和可知。非專言鼓也。泮水采芹、采藻、采茆。陸佃謂茆取有味。士之於學。攬其芳臭。則采芹之譬也。學文則采藻之譬也。知道之味。嗜而學焉。則采茆之譬也。其言近穿

鑿矣。此詩始終言魯侯在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儐賓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不及樂。故知爲釋菜也。禮釋菜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故知爲儐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祭先聖先師。貴誠不貴物。故曰禮之略也。三者於水泥而不滓。取潔己以進。聽先聖先師之教也。故士服有藻。風詩有采藻。皆潔之義也。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夸。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孫子之功。周頌因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壽母而先令妻。周頌於武王之克殷僅一二言。魯頌於僖公之克淮夷。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體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又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爲所出之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詞。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譽也。此禘之祭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則不祀譽。此又何禮乎。若魯果用郊禘。自當祀稷以配天。祀文以配譽。如詩言云云。決非郊用周禮而禘用魯禮也。惟是郊禘所祭。不及周公。則周公更自有廟。而祭之儀文。一如禘禮。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通考謂明堂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禮樂。未嘗許其遂行郊禘之祀。後乃至於禘譽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四庫全書提要

詩說三卷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創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擬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美刺。義通於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注儀禮正歌備句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誦之節。其周禮瞽矇職曰。諷誦詩。鄭註謂闇讀之。不依永也。則歌誦是兩事。知頌誦亦爲兩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謂證以國策禮無歸寧之文。訓歸寧父母爲無父母遺憎之義。考歸寧文見左傳。於禮經必有所承。何休註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此文當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則歸寧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楞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詩說

陶正靖著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借月山房彙鈔澤古齋重
鈔及指海皆收有此書借
月在前故據以排印

詩說

清　常熟陶正靖稚夷著

朱子曰風者民俗歌謠之詩禮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先儒又謂時王褒周公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序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朱子既取其說矣然則宮人女子之作何緣得流播民間而太師又何自採而陳之愚謂二南固正風然以爲民俗之歌謠則義無不可通者以爲正風之始必歸於后妃則轇轕繚戾而不可通者多矣若其德化之美有所自來固不必以某篇爲宮人作某篇爲后妃作也

詩之首關雎何也曰詩發乎情情莫呢於夫婦閨門之內情欲之感爽其節而害於德者多矣惟關雎得性情之正夫子曰樂不淫哀不傷此正風變風所由區別即刪詩之發凡與序以爲后妃之德蓋本其致此之由則固上之教化所助至匡衡推衍序意用規切人主其言乃不盡與詩詞相比附古之以詩諫者多取斷章不必盡合也說詩者以爲正風之始必屬之文王太姒而朱子遂定以爲宮人所作案朱子於舊說凡言某人作者篇中苟無證驗若寺人家父之屬即皆從疑辭關雎之爲宮人作也誠確然無疑者耶

性情正斯職業修葛覃之次關雎昭女職也加之以儉將之以共婦順章矣朱子以爲后妃自作豈以親

蠶之禮故傳會耶。刈葛於中谷。采卷耳於周行。以王后之貴。將具儀衛往耶。抑徒行巷陌。與民間女子不殊耶。序知其不可通也。則以爲在父母家所爲。噫。大邦有子。托體亦尊矣。簉書生家法。恐未可以度量宮闈也。以言告言歸爲迨吉之詞。何王化之隆。而摽梅多感。貴賤皆同之也。

懷人而賓周行。賢者其當路乎。陟山而馬瘏僕痛。望道其邈遠乎。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矣。必屬之后妃而推之於姜里征伐之時。又以登山飲酒。非婦德所宜。則比之寓言非實。何其繚戾而不可通也。序又以爲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云云。豈非干政之漸。牝雞之晨乎。案左氏襄十五年引此詩云。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然則求賢審官之說。其傳有自。但不必以爲后妃之志耳。

滿招損。謙受益。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福履之綏也宜矣。雅詩亦云。莫莫葛藟。緜於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集傳君子猶言小君內子也。蓋泥序而爲之說。

古者雖役不踰時。然暮年來歸。輒有調飢之感。而喜其不遠棄我。以爲閨怨之辭。不已迫乎。愚謂伐其枚而又伐其肄。以喻王朝斬艾之威。日朘月削。枝幹盡傷。生理將盡也。此魴魚所由赬尾也。兩君子卽指文王言。自其未見而思之。既見而能安集我也。謂之君子。至於父母孔邇。則愛戴之情益切。非但喜其不我遐棄已。序所謂道化行者以此。若婦人閔其君子云云。則朱子所謂後人推說而增益之耳。

射義云。騶虞。樂官備也。賈誼云。騶文王囿名。虞。虞官也。案詩一發五豝。朱子云。猶言中必疊雙也。此以矜

兮武力可耳以爲仁如騶虞何與毛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鄭氏云戰禽獸之命仁心之至其說差近若以詩詞味之乃是歎美虞人材力之可用如此蓋亦兎罝野人之意而文王能盡天下之才亦於此可見所謂樂官備者也

終風自比莊公序所謂傷己者得之以爲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次章所謂惠然肯來悠悠我思者何所思耶信乎爲後人所增益也

將仲子以爲淫奔之詞固非舊說莊公心許葬仲而陽拒之恐亦未然夫杞也桑也檀也皆良材也莊公豈以是喻段若詩人代莊公爲喻則亦失辭矣愚謂此叔段所厚善者以諷止反謀若枚乘諫吳王比也不曰叔而曰仲謬其詞亦以明有兄也（春秋諸侯之弟皆曰叔非行第也武姜生莊及段則段正當是仲）無踰我里收貳爲已邑也而牆而園入不由戶均非正道將襲鄭夫人將啓之之謂也襲鄭則置莊公何地故曰無折我樹杞夫莊公者先君所樹也畏我父母言父而連及于母也亟請于武公公弗許矣今而背之可乎亡者固無足忌矣公子呂之屬未必服也所謂畏我諸兄也喪君有君夫人主之諸公子或俯聽矣國人不與也所謂畏人之多言也所謂事成之後亦無以自立于天地間者也然則何以知爲段所厚善以三言仲可懷知之也若非所厚善何自得其反謀亦何必作詩諷止哉

蟋蟀警怠荒非勸娛樂也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曲而導之弼士之巽言也若曰歲晚務閑信可爲樂矣雖然不可以耽樂之從也思其居思其外思其憂所謂勤儉而有先王之風者如此夫子錄之以著晉俗之

美也。序乃槩以爲刺。後儒遂有儉不中禮之云。則以魏風爲唐風。而張氏有急迫狹隘之說。嚴氏有僖公鄙陋局促之說。夢中占夢。失之愈遠。

山有樞篇。隱語爲多。有衣裳而弗曳婁。文教之弗脩也。有車馬而弗馳驅。武備之弗飭也。鐘鼓之弗考。無以警乎外。庭內之弗掃。無以肅乎內也。抑之詩曰。脩爾車馬。曰灑掃廷內。蓋賢君之強于政治。以是觀之。而刺時君之不能然也。第三章鼓瑟酒食之云。蓋曰不能及時圖治。猶當及時爲樂。奈何奄奄泄泄。若陳死人。將爲他人有也。與前章之爲隱語者微別。而悲憤之意有加焉。於時曲沃已強。奪宗之禍已著。爲此詩者。蓋亦同休戚之臣。無所展其心力者歟。繼是則揚之水作矣。序以爲刺晉昭公。說詩者不能言其所以刺。泥于詞而不得其意。于是有有財不能用及用物有節之云。愚故爲疏通而別白之。

秦於東遷後。僅伯爵。未有僭稱。而無衣三章。皆曰王於興師。其卽小戎之義與。抑出定襄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之役與。蓋忠義激發之辭也。朱子以爲仁厚之俗一變。已悍然有招八州朝同列之氣。愚竊以爲不然。蘇氏謂周之東遷。失計爲甚。蓋其初本以避犬戎之難也。然秦襄一用之而勇於敵愾如此。則夫棄先王成業。委形勝之地與可用之民。卒至削弱不振者。是誰之過哉。夫子錄秦風。所以深惜之也。當與魚藻那居之義參觀。

節南山一篇。所惛惛致意者。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已。不平其心。探其本也。不宜空我師。舉其凡也。書曰。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非我衆空窮之謂也。姻亞膴仕。則小人以其類進矣。小

人進則君子必有被擯而去者。亦必有在位而兢兢不安者。君子如屆。於已去者望其反之也。君子如夷。於未去者望其安之也。俾民心闋。惡怒是達。民言無嘉之反也。楚子常殺鄢將師。謗言乃息。石顯殺蕭望之。乃薦貢禹等以自解。小人知物議之可畏。猶庶幾補救萬一也。然而天方降割。日引月長。所謂如屆如夷者。邈然無望。於是毒及於百姓。而國既卒斬。無可爲者矣。四牡騑騑。喻君子之窮而無所復之也。方茂爾惡。究言小人反覆之狀也。九章推不平之咎。十章結作詩之旨。

政亂時危。人臣以全軀爲貴。以避事爲能。雨無正詩盡其情狀矣。集傳於第六章以直道枉道分疏。微似迂曲。愚謂云不可使者。狥私情也。其誰出而圖吾君。故曰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者。從公義也。衆方偷安自便。莫肯爲國宣力。故曰怨及朋友。

小旻。上弗能謀也。雨無正。士弗能死也。如匪行邁謀。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問途而不於已經。庸有得乎。

魚藻以爲諸侯美天子。未詳所据也。蒲藻皆水草。藻無根而蒲有根。魚在藻則樂矣。依蒲則尤安。此詩之作。其在東遷時乎。關中之地。據形勝臨諸侯。視夫阨崤河洛之間。可同日語哉。故曰王在在鎬。有那其居。詩之本指。顯然可見矣。然則周公之營洛也。非歟。曰德之休明。無所事險。若德之不建。而依險爲固焉。亦謀國之次也。○首章所謂有頒其首者。大定之後。君尊臣卑。上下順治。子孫蒙業。操柄未移。無不掉之患也。極熾而豐侈肆。亦漸萌矣。故曰豈樂飲酒。次章所云有莘其尾者。卽魴魚赬尾之意。民則勞矣。上未知

恤。惟耽樂之從也。故曰飲酒樂豈。

周桓公諫桓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蕆。況不禮焉。鄭不來矣。采菽一篇。則桓公之意乎。首章舉舊典以諷天子。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所謂所乏者非財也。次章言諸侯朝正於王。於義既有可取。而旂色鸞聲。亦足以傾動耳目也。三章侈陳入覲之禮。恩遇之渥。以諷諸侯也。（唐人咏節鎮入朝詩。畧仿此一章。）四章諷諸侯之卿士也。當時侯國之臣。能輔其主以正者少矣。孟獻子相魯侯以如周。王厚賄之。倘亦安勸庶邦之義乎。末章蓋兼天子諸侯言之。而歸本於天子。楊舟之須紼纚。與采菽之須筐筥。文義首尾相對。特意加悚切耳。序所謂不能以禮錫命諸侯者蓋得之。嗚呼。一變而角弓。則觀者疎矣。（纚）之以菀柳。則疏者終不至矣。周道之益衰。職是故與。

不顯亦世。所謂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隴畝。工用高曾之規矩也。惟其台謀至善。子孫世守不失。是以多士篤生。文王賴其用焉。首章不顯不時。亦當隨文訓釋。以大統未集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則書所謂光於四方。顯於西土者。集傳以既殁言之。一章八句之內。首尾複叠。恐非古人文理。

生民詩履帝武敏歆。毛鄭異說。蘇明允譏鄭之失。而子由仍從鄭。諸儒亦曲附之。則以稷見棄之故。未明也。明允以爲疑而棄之。夫首子易生。人情所樂。何反致疑棄。援鄭莊之寤生爲比。豈足以絀鄭哉。愚考稷之致棄。經固明言之。諸儒特未察耳。經曰先生如達。注但云易生。而不知其所以易。又未悉其初生之狀。愚反覆推求。質之牧豎。而後得之。凡嬰兒在母腹。有物裹之。所謂胞衣是也。臨蓐時。其衣先破。兒體少舒。

手足漸欲動搖。故生之難。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墮地而後。母爲破之。故其生也易。稷生如達。蓋藏于胞中。形體未露也。是以無啼聲。及轉徙數處。鳥去而呱。蓋至是始離于胞。在既生數日之後也。然則前此之疑而棄之。乃人之常情。又何怪乎。所謂居然生子者。凡卵生濕生之類皆謂之子。非獨嬰孩也。居然者正疑怪之詞。故下章遂言棄置之事。仍識其啼聲。不惟著收養之由。而前此之致棄者益明矣。諸儒不詳其故。強爲之說。詩之失愚。其此章諸解之謂乎。○毛傳云。敏、疾、敨、饗也。其說良是。神敨其祀。必祐助之。介者、助也。頌是用大介義同。止者、營魄所止。謂始有身也。震者、有身以後。夙者、彌月之前也。載生者。次章以下之事。載育者。收養以後之事也。毛訓介爲大。曰天神所美大。福祿所萃止。于文義爲疎。鄭訓介爲左右。曰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是姜嫄爲鬼祟所憑。觸處皆是也。噫。甚謬且悖已。○周人之世祀姜嫄何也。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姜嫄爲始封君之母。以漢制推之。諸侯王就國。其母與俱行。爲國太后。其世祀宜也。謂姜嫄爲高辛氏元妃。卽此可證其謬也。祀不及高辛。諸侯不得祖天子也。人非無父而生。詩專舉姜嫄可乎。故以從祀高禖言之。曰履帝武。此聖人立言。審于體要也。乃適啓鄙儒之妄說。

緜之八章。混夷駾矣。注以爲在文王時。皇矣第二章。太王始居岐之事也。帝遷明德兩句。何緣采取或說。使自相戾耶。愚謂詩意蓋言天誘其衷。使昆夷載太王就道。所謂殷憂啓聖者耳。

康誥一篇。惓惓於用罰。又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抑詩第三章。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蓋援祖訓以爲言。

周人之美周公也。曰衮衣繡裳。德音不瑕而已。崧高烝民。何其侈耶。可以觀世變矣。江漢常武之詩。與六月采芑何異。不得並列於正。何也。曰玁狁侵凌。蠻荆背叛。不得已用師焉。淮南北之夷。雖不式王命。其爲患微矣。考之費誓。使魯致討可也。勞王師以勤遠略。不亦得已者乎。故篇末皆寓規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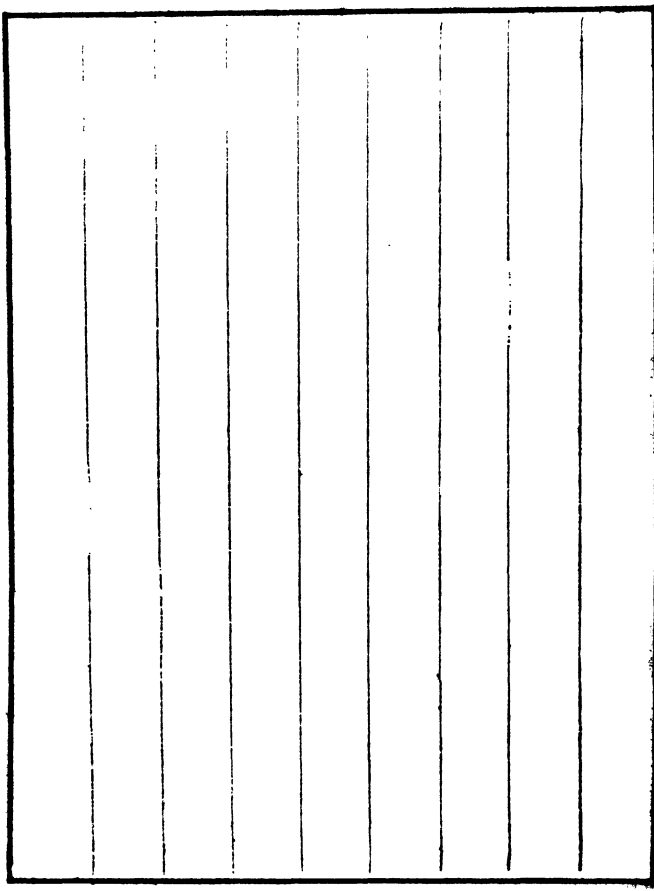
烈文一篇。語意嚴重。助祭諸侯。恐不足以當之。愚謂此殆祭先代佐命之臣與享於太廟者。因以訓其後嗣焉。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是以長發之末章並及阿衡。而烈文別爲頌美。若其嚴肅温厚之異致。亦可概見矣。

張氏詩說

張汝霖著

本館據豫章叢書本影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張先生毛鄭異同箋二十二卷詩說一卷都二十三卷通志未著錄阮翁所藏殘本僅七卷驗其板式乃聚珍活字當由印行不廣故流傳遂尠二十年來求全書不可得邇聞義甯龔氏有之龔與阮翁有故異時儻可借得當刻之以存樸學爰先刊其詩說爲息壤焉光緒二十一年三月新建後學陶福履



張氏詩說

武甯 張汝霖 著

周召分聖賢後解

歐陽氏之言曰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繫之周公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繫之召公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爾謹案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夫同爲文王之風而王與諸侯異者其氣象然也其觀感然也召南言先王之所以教周南不言者互文

以著義也歐陽之言夫亦遵暢詩序之旨矣今試以關雎與鵲巢比麟趾與騶吾比羔羊與兎罝比穫李與夭桃比甘棠與條枚比小星江汜與樛木螽斯比采蘩采蘋與葛覃芣苢比行露摽梅死麕與漢廣錯薪秣馬比殷雷草蟲之懷君子與卷耳之懷人比氣象之大小觀感之淺深說詩者當有以悟之矣二南之時仁風翔洽周召奉文王之教以教其民此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民之得之有淺深焉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孔子刪詩各本其舊亦曰此非周召之所得爲之也而不得不

分也若曰周召以聖賢分是召南者僅召公之治而非文王之治也豈理也哉知文王一人之治受之者有深淺而文王無可分聖賢者卽知周召不必分聖賢矣或曰召南有美召公之詩而周南無之然則召優乎曰此亦其適也美周者有之如皇矣美周雅之事也豳風美周非二南之事也各有所屬美召者無所歸以是爲召也則歸于召南也而又何容軒輊耶

何彼襛矣篇解

何彼襛矣篇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王姬之車解者不一

一云平王周平王齊侯齊襄公一云齊侯齊僖公一云平王者平正之王齊侯者齊一之侯則並未嘗確指爲何王何侯一云平王謂文王平王者猶書之言甯王也然反復按之均有所未安按春秋莊十一年王姬歸于齊歸桓公也若據此謂齊侯爲襄公則桓公者襄公弟不得云齊侯之子又春秋莊元年王姬歸于齊歸襄公也襄公僖公之子若據此謂齊侯爲僖公則王姬歸齊時襄已卽位五年不得仍稱爲齊侯之子又何論雄狐之刺也故茲二說者最不足辨然以爲平正之王齊一

之侯而不名何人則又非縷陳家世之體如碩人詩云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梁山詩云汾王之甥蹶父之子俱明白顯易不若是之渾淪也至謂平王爲文王平王之孫蓋武王之女其說遂大繆不然矣考武王后邑姜左氏傳稱呂伋爲王舅則武王者太公之壻也成王時太公爲齊侯其子于武王相爲甥爾雅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是也齊侯之子于邑姜爲兄姊弟妹之親取姊妹之子爲妻呼姊妹之夫爲舅後世好亂者不敢爲而謂武王使齊侯之子爲之吾

固知是說之益大謬不然也汝雲案顧林亭云成王時齊侯爲太公而以武王之女適其子是甥舅爲昏周之盛時必無此事逮成王顧命丁公始見于經而去武王三十餘年又必無未笄之女矣此本其說而暢之也然則所謂平王齊侯者將何解所謂王姬下嫁者將何適與曰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其次宜爲媯不得更適齊侯之子然則此詩者直爲王姬下嫁陳胡公而作而所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者皆詩人摹擬之詞如所云俱天之妹亦是言太姒之尊貴譬如上天之有妹此云云者爲揣度王姬謙損之意言不敢自恃帝子之尊但平等于王之孫齊比于侯

之子不卑不亢乃所以爲二南風教之正也鄭氏箋詩往往失之于固卽其訓王姬之車之必爲往試思常棣之華之亦可訓爲往乎吾有以知其不達也若謂序云王姬雖則下嫁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則肅雝宜指王姬不宜但指其車是亦不然夫肅肅馬鳴車攻所以頌宣王和鸞雝雝蓼蕭所以美侯度少儀曰和鸞之美肅肅雝雝交衢應節登車有光君子尙之而況于王姬乎

鄭氏昏用中春辨

人倫始于夫婦而制禮重以大昏此之不可以不辨風詩多陳男女之事其詞不一端毛公之傳鄭氏之箋說詩者準焉然而毛公之論昏事主自秋迄春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是也鄭氏之論昏事主月用中春周禮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是也毛以詩斷詩鄭以經詁經故角立其說而吾以爲甯從毛而棄鄭桃夭之詩毛以爲喻少壯者鄭以爲得年時行露之詩毛以喻懼濡染者鄭以爲拒愆期至摽梅之詩毛以爲興年衰鄭以爲記時過于是自知其與昏用中春之說不

合也故前一章創爲女年二十雖夏未大衰之說以通之則昏用孟夏矣次章謂夏向晚迨其今兮則昏用中夏矣又自知其與婚用中春之期太遠也故末章又揜爲明年中春相奔不禁之說以通之且自疑其與二南文王之化不合也又創爲行露之拒男以正禮摽梅之夏婚以蕃民之說以通之且夫先王制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不早爲所焉遲之又久至于怨曠將興遂以蕃育人民之故坐令天下滔滔歸于男女相奔之習恐非先王所以防淫防亂之意也且卽如其言考之于古亦

多未合春秋莊元年冬王姬歸于齊莊十一年冬王姬歸于齊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夫人姜氏入莊二十五年夏伯姬歸杞周有先王之制魯爲守禮之邦未聞昏用仲春也中春之期守之不敢移相奔之風開之弗爲過就令鄭氏自思當亦色沮周禮遭葬歆竇亂康成一代大儒起而正之斯其職矣而乃根據疑文自矜淹博桓靈之天下所以盪然也

毛鄭豳風年表序

先王之年信而有證豈容後人任意增移鄭君之于詩

與毛異者惟此篇爲甚以傳箋較之上下牴牾凡有數年然義出古人皆獲傳世疑不敢質謹就二家各爲之表

毛氏豳風詩表

成王年十三武王崩明年改元周公攝

家語云武王崩年成王年十三

元年王年十四周公攝管蔡流言公東征作七月

七月序云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王業之艱難是東征時作七月也按毛意無避居東都

事居東卽是東征正義曰王肅述毛以爲周公陳幽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七月也

二年王年十五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作鴟鴞

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大辟也明卽東征誅管叔矣孔傳曰公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三年王年十六周公東征之三年周大夫作破斧周大夫作伐柯秋感風雷迎公歸東人作九罭公旣歸勞

歸士周大夫美之作東山

按序云伐柯美周公刺朝廷之不知也正義曰毛意雖與鄭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感風雷之前若得風雷之後王已開悟大夫不當刺王王肅依詩篇序在東山之後謂既歸大夫追刺此曲說也詩序次何必是其舊乎觀於頌而知之矣

四年王年十七周公攝

五年王年十八周公攝

六年王年十九周公攝

七年王年二十周公致政成王周大夫美之作狼跋

按序云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美周公不失其聖也正義曰卒除四國成就周道使天下太平而聖德著明故周大夫作此美之

鄭氏豳風詩表

成王年十歲是年十二月武王崩明年改元

按正義曰書傳略說云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康誥稱孟侯則是年王年十八逆而推之知武王崩年王年十歲也

元年王年十一十二月練祭周公攝
二年王年十二十二月祥祭除周公攝
三年王年十三王已除服周公尚未致政管蔡流言作
周公避居東都作七月
按正義曰序云周公遭變卽作不應坐度二年方始
爲詩七月之作當在初出之年也
四年王年十四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
五年王年十五周公作鴟鴞貽王
按正義曰書言二年罪人斯得別言于後公乃爲詩

明與罪人斯得別年故知居東三年王年十五時作也

秋王感風雷迎公歸攝政周大夫作伐柯

按箋云朝廷羣臣疑于成王之迎周公故詩人刺之故知伐柯爲啟金縢後作也

周大夫作九罭

按正義曰二章已下說迎之事當在周公歸後作冬管叔以殷畔公東征作破斧

六年王年十六公東征之二年

七年王年十七公東征之三年歸作東山
按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
是詩也
八年王年十八周公制禮作樂
九年王年十九
十年王年二十周公制作成
十一年王年二十一周公致政作狼跋
按箋云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孫遁避此成公之大
美是狼跋之作在七年致政時也

釋鴞

爾雅釋鳥鴟鴞鸋鴂郭注鴟類健爲舍人曰鴟鴞一名鸋鴂詩陳風有鴞萃止傳鴞惡聲之鳥也魯頌閟宮翩彼飛鴞傳鴞惡聲之鳥也大雅瞻卬爲梟爲鴟傳鴟惡聲之鳥也豳詩鴟鴞傳鴟鴞鸋鴂也說文鴟鴞窮鴂也顧野王玉篇鴟鴞惡鳥捉鳥子而食之者諸所訓皆一物也又爾雅釋鳥桃蟲鷦其雌鴂郭注鷦桃雀俗呼爲巧婦舍人曰此鷦鷯小鳥而生鵰鴞者也字或作鷯陳藏器曰巧婦小于雀在林藪間爲窠窠如小袋玉篇

云鴂巧婦也周頌小毖肇允彼桃蟲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于黃雀其雛化而爲鷷故俗語云鷦鷯生鷷此所釋又一物也而鄭氏桃蟲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鴂皆惡聲之鳥也按月令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一名鷹鸇是小鳥名巧婦者與題肩初不類也且題肩是鷹之別名與鴂亦不類鴂是惡聲之鳥鷹非惡聲也爾雅鳶鳥醜疏云鳶鴟也鷹隼醜疏云謂隼鷂之屬也分言之明二類矣而鄭氏合三者而一之不可解也又陸

鶐鴒鴟鴞云鴟鴞似黃鳥而小喙其尖如錐取茅葦爲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懸著枝上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鶡鶉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曰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鷃雀或曰巧女以鶡鶉爲巧婦是鴟與鴞合而一之矣不可解也按巧婦女匠工雀鷃雀巧女或又曰鴟鴞皆以其作巢之巧名之過贏言其小桑飛言其好飛于桑無從見其爲惡鳥也若以其生鵰鸇鷙鳥遂取名鴟鴞之鶡鶉以名之則田鼠化駕不得名田鼠爲鷂鷹化布穀不得稱布穀爲鷹牛產

麒麟不得名麒麟爲牛龍生狻猊不得名狻猊爲龍舜生章鵰商均亦名章鵰見金樓子不得名章鵰爲舜堯生丹朱不得名丹朱爲堯鷦鷯生鵬明不得名鷦鷯爲鸛鴇也且鸛鴇爲鵸鵌之名鵬鵌爲鷹隼之名二者亦不相類陸氏徵引多名舉幽州人之言以實之豈陸氏未嘗見鵸鵌乎豈陸氏所見之鵸鵌眞小于黃雀乎以所聞昧所見吾恐呼鼠爲璞發鄭賈之笑指鹿爲馬爲趙令所愚耳孔氏于頌小毖正義引方言所說巧婦之名皆與陸疏同獨無幽州人謂之鸛鴇一語是孔原不信陸之此句

矣又言箋以鶻與題肩及鴟三者合而爲一其義未詳且鶻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遺俟後賢是孔亦嘗疑鄭矣而鴟鴞篇正義又取陸氏以鶻鶻爲鶻鳩之說而以鴟鴞爲小鳥何其識之無定耶一鴟鴞而忽大如鷹忽小如桃蟲格物之失遂使周公蒙鴟鴞之比夫子教弟子學詩而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蓋重之也

王雲五主編

詩說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潘同會張嘯天）

鎮壽

（二一六六三）上